



果洛笔记(二)

阿尼玛卿的诱惑

徐剑

绘局最终确定雪山高度为6282米。

那天下午，西宁天空蓝得炫目，长云浮舟。入果洛州前，在高原病医学中心，他听到吴天一院士讲这个故事时，神色讶然。马背青山，黄河万里遥，吴天一院士英语好，策马走遍青藏高原，进行高原病调查。当年写青藏铁路时，他与吴院士相识。彼原名依斯玛义·赛里木江，1935年生于伊犁一位塔吉克族有钱人家，年少时，被国民政府接到南京上学。骑毛驴、坐马车，他从新疆来内地读初中高中，后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时，一度去了抗美援朝前线，所幸，战争的硝烟已经沉寂下来。回国后，转场至青海人民解放军516医院，他还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屡建战功。后来，家人皆去了国外。而他则根系青藏高原，黄河青山、青海长云，悉心研究高原病，成为“双料院士”。

上世纪80年代，吴天一一带青海登山队，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登山队，在阿尼玛卿雪山下展开了一场高原病研究。登山，雪落无声，却是一场意志、躯体乃至生命极限的比拼，与血红蛋白携氧量的竞赛。日本帝国大学登山队征服了N座8000米以上海拔的雪山，颇有几分倨傲，没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彼时两国登山队，一个由海平面的东京出发，向中国青海驶来，目标是阿尼玛卿。而中国登山队，则从西宁出发，以逸待劳，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吴天一院士说，日本人的医学测试仪造得精巧、精致，而我们则笨重，铁疙瘩一般，要好多头牦牛驮着，方能上山。他们择神山阴坡而上。第一个台地，海拔3600米出发，可谓旗鼓相当、不分伯仲。然而，日本人登山服的轻巧、保暖，让吴天一院士印象颇深。冲击第二个台地，海拔4600米，建大本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登山队则露出败象，已经有五六个人出现了严重的高反。随后，还要往海拔5000米的地方攀爬，才住了一天晚上，日本登山队已经稀里哗啦。10名队员有7名得了高反。日本登山队长酒井秋明也出现了高反，他找到吴天一院士说，我们撤吧，不想将自己骨头扔到雪山顶上。

不登顶阿尼玛卿啦，那上边仙境般的美啊！吴天一问道。

不，吴院士，我们还活着回到日本。抱歉！酒井答道。

好吧。中国青海队一定要登顶，这是神山的诱惑。

那一次登山，吴天一所带的青海队登上阿尼玛卿，拿到所有登顶的生理测试数据。这为他后来在世界高原病学大会论文发言奠定了科学基础，凭借这份荣光，中国工程院成立时，他当选为第一批医学院士，后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中国高原病研究的第一人。

阿尼玛卿在望，前方，雪山屋脊渐次清晰起来。他从睡梦中遽尔醒来，这难道就是阿尼玛卿吗？看表，时间正好下午3时许，过花石峡后，行车不过一个多小时，他有点惊讶，憧憬已久，痴迷无数的神山居然如此贴近，梦醒将至，得到大容易了，激动与好奇尽失。可是他仍仍禁不起阿尼玛卿的诱惑。

雪山主峰越来越远，他喊停车，可近观阿尼玛卿。两辆车的人皆下车，伫立于高速公路的隔离带前，留下了一张合影。

登车继续朝前，他想一睹阿尼玛卿的冰川风景，过了神山垭口，在高冰川仅三四百米处，再度停车，轻轻地走近，一如风雪故人归。可是天刹那变阴了，不远处冰舌，蒙了一些尘土，黑黝黝的，像大海涌动的泡沫，潮汐涌来。他站在距冰川最近之处，拍下雪山之姿，阿尼玛卿神山诱惑的好奇与探险，忽然委顿下来，铁马送吾于神山之巅，不付艰辛，如履闲庭，让他的雄心和豪迈黯然失色。彼时，一辆吉普车戛然而止，车门打开，走出一少年喇嘛，手中拿着一沓沓厚厚的经文纸，红的黄的白的，小喇嘛手一扬，经文朝天一撒，随风飘逝，一片彩蝶轻灵飞下，朝着神山飞去。天上，一只只吉祥鸟掠过阿尼玛卿雪山。

且看下一篇《年保玉则，天神的花园》。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阿尼玛卿雪山风光

徐剑 摄

一言难忘

探索想象力的智慧

苏永日

慢阅读



么，艺术和宗教则更多地从精神层面上让我们了解社会的结构与社会的发展。当然，科学与技术、艺术与宗教这四者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有人说，科学和艺术在最高处相遇，就是讲它们之间的彼此联系。另一方面，它们各自也有着相对的独立性，有着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也是我们应该加以充分认识的。

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它把年轻人和老年人联合在一起，对学术开展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生命热情之间架起桥梁。大学传授知识，但是它是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来传授的。至少，这是它对社会起的作用。一所在这方面失败的大学，就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充满想象力的探索将会点燃令人激动的气氛，这种气氛会带动知识的变化。事实不再是赤裸裸的事实，它被赋予了各种可能性；也不再是记忆的负担：它像诗人一样活跃我们的梦想。像建筑是(师)一样构筑我们的目标。

——(英)怀特海

第七章《大学及其作用》是《教育的目的》的最后一章，集中反映了

怀特海关于高等教育的思想。他在这章的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己对于大学快速扩张的担忧：“大学在机构数量、规模，以及组织的内在结构的复杂性的发展上，暴露出某种危险，由于缺乏大学对国家应起的基本作用的广泛理解，大学用途的来源就可能遭到破坏。”他指出，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的功与存在价值。虽然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是，“大学之所以存在，既不是向学生传授单纯的知识，也不是单纯地提供研究机会给科系的老师。”怀特海认为，如果仅仅考虑知识传授的话，在15世纪印刷术普及之后，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真正的大学都是在此后才发展起来的。因此，大学真正的存在价值，是因为它把年轻人与老年人结合在一起，“在知识和生命热情之间”架起了桥梁。大学不是简单地复制知识，而是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来传授。在这里，知识重新拥有了生命力，被赋予了各种新的可能性，就像诗人和建筑师一样，借助这些知识能够进行新的创造，“带动知识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译著可能有一个印刷错误，“像建筑是一样”，应该是“像建筑师一样”笔误，否则上下文就不通顺了。我手头没有查到原文，建议译者与出版社在加印时核实改正。

年轻人是充满想象力的，如果这种想象力通过训练来进行加强的话，这种想象力的能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终生。但人类的悲剧在于，有的人富有想象力但是缺乏经验，有的人经验丰富但是想象力贫乏。笨人凭想象力做事但缺乏知识，书呆子凭知识做事但缺乏想象力。大学的责任就是——把想象力和经验完美地结合起来。

——(英)怀特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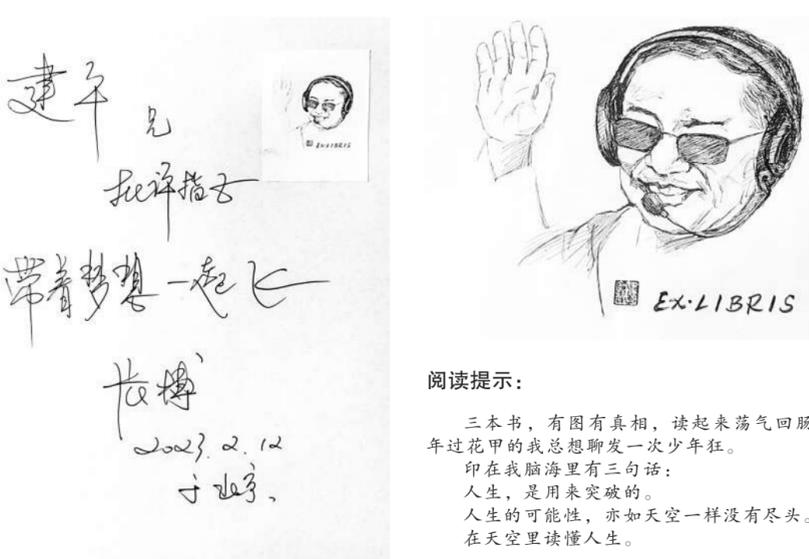
知识和经验是有标准答案、有边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却是没有标准答案、没有边界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拥有想象力，思维才能展翅飞翔。为什么怀特海说想象力的能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终生？因为想象力的背后是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是学习和创造的热情，是不懈探索的意志品质。年轻人是充满想象力的，但是，我们的教育如果只重视知识传授与再现，就会摧毁想象力；而我们的教育如果“在充满青春活力的阶段，对想象力进行最初的训练”，就能够让学生们拥有自由的心灵，能够让让他们“自由地进行思考，不管是对是错，自由地去欣赏未被危险因素干扰的大千世界的斑斓色彩”。所以，我们的大学既不能培养只有知识而缺乏想象力的“书呆子”，也不能培养只凭想象力做事情而缺乏知识的“笨人”，而应该把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让学生既拥有知识与经验，又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要做到如此，就必须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来获取知识。怀特海说：“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至少毫无用处。”其实，大学如此，中小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梨树院 随笔

张博 《带着梦想去飞行》

杨建平



阅读提示：

三本书，有图有真相，读起来荡气回肠，使年过花甲的我总想聊发一次少年狂。
印在我脑海里有三句话：
人生，是用来突破的。
人生的可能性，亦如天空一样没有尽头。
在天空里读懂人生。

星红旗，赠给他成长的母校——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张博把自己环球飞行的起起落落，天上地下经历的几多惊喜、几多惊险、几次与“机毁人亡”擦肩而过，汇编成册：一本精美的图册《从北京到北京——中国首次环球飞行纪实》、一本简洁的青年读本《带着梦想去飞行》。

后来张博又开始了第二次环球飞行。2019年4月2日，张博从美国芝加哥路易斯机场出发，驾驶他的钻石DA742活塞式双螺旋桨飞机，环绕地球一周，6月9日又回到芝加哥。这期间飞过加拿大、格陵兰岛、冰岛、挪威、瑞典、德国、捷克、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俄罗斯、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中国，55次起降，总航程4.1万公里。

第二次环球飞行后，他把这68天的飞行日记，整理出版，名字叫《环球扶摇九万里》。这本书，写得更细腻、更深刻、更励志、更有趣味。

三本书，有图有真相，读起来荡气回肠，使年过花甲的我总想聊发一次少年狂。

印在我脑海里有三句话：
人生，是用来突破的。
人生的可能性，亦如天空一样没有尽头。
在天空里读懂人生。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博，是个传奇人物，是环球飞行的第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他还两次环绕地球飞行。

认识张博，是个偶遇。他本来是送书给我一位朋友，恰巧我在现场，于是，被我“趁火打劫”了三本书，还“逼”着他现场签名。

听张博说：“儿时，每当看到天空有飞机掠过，总是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驾驶飞机翱翔在蓝天之中。”我一脸的羡慕。

听我说：“儿时看天上的飞机，边走边看，不小心失足跌落一个堆放草料的草窝里，摔得七魂出窍。”众人哈哈大笑。

与张博相识，我看到别样的人生。

张博的书，为我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户，他在书中说：“飞行让我换了一个角度观察世界。”

书中展现的一组数字使我惊讶不已：世界上

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人次高达5000，进入太空的人次也超过500，而历史记载的环地球飞行却仅有300多次。

张博第一次环球飞行，是在2016年，他已年过五十。学飞机驾驶、考驾照，极其艰难。购买私人飞机，训练准备，搭建团队，既烧钱又繁琐难耐。申请飞行路线，办理各国的飞行审批手续，几经曲折。

2016年8月7日13时，张博单独驾驶TBM700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从西向东飞行，经停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哈萨克斯坦等23个国家，历时49天，飞行40818公里，于9月24日15时30分，飞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由此，他成为中国环球飞行第一人。他把那面伴随他环球飞行、曾经飘扬在23个国家的五



梨树院